

江西通志稿

第八一册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宋

剛說

宋

蘇

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乎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生平多難。嘗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明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內。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駛吏如京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案。且盡斬之。君持

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追挽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事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卒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豈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勸。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十四日。

上宏修橋說

宋 文天祥

修橋關路。佛家以為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樂為之趨。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厭也。余過泉江道上。宏聞有郭公者。立石橋之役。蓋毀家以成之。而僧曇發則朝夕為之督。其事頗難。其力不倦。其心蓋可取焉。邀予為之疏。惟予不得以與斯舉也。郭老矣。迫於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為溱洧濟人之事。雖其事之偏。而視夫拔一毛。不以利人。而但腴人以肥己者。為有間矣。郭公之所為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觀感動悟。其能以自己於心乎。夫善者。性之所自然。為善者。人之所同欲。罔俾郭公專美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曇發。使持示是邦之可語者。

黃璧元瑜字說

玉之為器不一也。有圭焉，有璋焉，有琮焉，有琥焉，而禮天必用璧。則璧之視他玉尤為貴。昔有璧當十五城。天下皆欲得之，而不可得者，蓋非玉所能同也。萬載黃君名璧，而字與其名不類。予為更其字曰元瑜。瑜者，玉之至美也，非至美之玉不足以成至貴之器。元瑜之質純然粹然，無瑕可拾，無垢可磨。按於人者，溫如斯可謂之瑜也已。所成之器，吾知其宜禮於天也。吾知其重於連城也。實之稱其名者夫。抑人有言：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信乎人之貴乎自貴也。元瑜為轉運司屬官，持身謹清，愛異儔輩。家素豐殖，視身外物有之若無。漢然不以動於中。其能自重也如是，所以全其美成其貴者。又豈常人所得而同哉。余既更其字，因為之著其說，而俾累乎元瑜者知所勸也。

宋單慶集補畢侯開荒園說

元吳澄

惜陰會說

明王守仁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為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羣離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爾。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一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而忘食也。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一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焉為然乎。子思子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利。商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惜陰申約說

明鄒守益

吾邑惜陰之會。始於丙戌。復古之創。始於丙申。凡我同會。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逾十年。或逾二十年。或三十年矣。三十年則為一

世矣十年則天道一變矣邇者緒山龍谿二君自浙中臨復古大
聚青原考德問業將稽師門傳習之緒而精進者寡因循者衆是
忽實修而崇虛談也意者相規相勉之方未有至與喜怒屢遷而
自以為任真言動多苟而自以為無傷子臣弟友宗族鄉黨多少
不盡分處而自以為無敗虧知者不肯言言者不肯盡而聞者亦
不肯受不幾於相率而為善染乎循是以往坐枉此生上以貽玷
師傅下以疑誤後學試觀預會諸友日亡月逝雖欲改過自新後
悔何及中夜思之猛自怨艾圖與同盟共保歲寒自今以往共決
除舊布新之策人置一簿用以自考家五一會與家考之鄉五一
會與鄉考之凡鄉會之日設一先師位於堂焚香而拜以次列坐
相與虛心稽切居處果能恭否執事果能敬否與人果能忠否盡
此者為德業悖此者為過失德業則直書於策以示勸過失則婉
書於策以示戒其入會者親書姓名及字及生辰下注願如約三
字其不願者勿其續願入者勿限時嘉靖己酉正月人日

澹菴說

明宋一暢

予訪王子於澹菴。詢山僧顏以澹云。何。僧曰。故菴中存宋祥興王
姓楓林先生五坡襲血文山逸道結廬茲土。掘斷碑得胡澹菴題
武山何年夫妻石之句。遂以上高宗書楷寫壁間。日夕哦吟以名
也。逮明五世孫汝霖。未成進士時。讀書是菴。至崇禎庚午。王氏子
姓延僧智和嗣而新之。王子五柳構椽而宇於菴右。將步祖武而
興者。與予坐久。四顧意別有天地。王子寢食其間。詢人與菴宜矣。
何為而宜之。宜王子與澹宜也。何為而澹是宜。宜王子非宜澹也。
宜澹因以宜王子也。子不知澹乎。凡澹者。濃之反。五色濃令人目
眩。五味濃令人口穢。五聲濃令人耳聾。間有濃於富貴者。易之以
澹。則令終濃於奔趨者。喻之以澹。則鮮爭。濃於利子孫身名者。藥
之以澹。庶可久存。濃於聲氣文遊者。貞之以澹。決少敗壞。惟仁義
道德朝乾夕惕。愈濃而愈雋永也。先儒曰。天下服食之澹。無過布
素。聲音之澹。無過於樂。澹則慾心平。推而引之。惟澹是品。試觀山

下蒙泉萬派千流浸潤百穀繁滋草木人生日用飲食何時少輟
至海其水始鹹海濱之地百穀不生人類幾熄航海之人飲其水
顛倒眩悶非不澹之過乎予知王子之守澹習澹蓋有以基之然
後久而如故夫海百里一漚千里一浪令望洋者神搖搖而魄喪
寧非以其不平之濤驚拍乎茲菴也安流不腐雲山自在胡公
常留明月伴青山之句得無意乎亦惟平雖澹何厭王子處富貴
人不知其張耀直貧賤人不知其憂戚居恒非忠信孝弟措之言
說非寅恭溫柔弗見之動靜非萬石君之家法不示子孫非周
程張朱之語錄不令子孫讀誦此澹以平為基之說洵吾輩入德
之基倘疑吾言存其說可上質諸蔬食飲水之至人寧胡先生乎
其菴右別墅宇以不厭旨哉旨哉

南園灌隱說

明劉崧

州城之西土平衍而廣袤少石而多水其南為龍洲瀕大江東為
中洲瀕魚壩北為龍灣之源瀕文溪其去溪與壩若江稍遠者則
尋丈之中有坎井焉所以時旱溢節盈縮而資灌注者也故其地
為洲洲土宜圃而圃於是者咸鮮澤甘無不履有以哉於是友人
王君子啟居其上再世矣一旦閉門謝卻斷耕於壩上若將去而
遂隱者墨子聞而往即之過南園入町疇間見蔬藝豐縟溝畫交
布流泉活活行其間子啟方頎然衣短褐冒風日與畦夫野老抱
餅箕奔趨後先予因迎勞之曰息矣子之憊矣得無有其說乎不
然何屑屑不憚煩若是邪子啟厲其色而謂予曰子何言也凡人
具手足耳目以生者亦豈能以常逸哉逸莫逸於饜富貴之人而
不知其不逸者大矣昔吾有斯園也嘗棄而違之以遠遊於千百
之外徒操寸管持虛言以坐食當世吾之圃始日荒而不可為矣
今幸獲返於斯以從事初志又安敢憚煩邪吾始仰成於天而雨

露之降不能必其時至故一責勞於己而有事於灌焉而灌之道
知者或寡矣方盛夏不雨土石焦灼地氣不升鮮者以萎彼小之
為坎井大之為溪若壩又大之為江流其浩浩汨汨源源混混可
挹而挹者吾咸得而有之而無不足者故吾四體雖未嘗有一時
之休而吾之圃恒未嘗有一時之病且吾之治畦也不獨於廣地
故水之注也恒易充不棄於蕪穢故物之生者恒易蕃又時決壅
蔽以尊其生意節淺深以敷其流澤少之則燥過之則洳雞犬牛
羊之放牧卉木叢薄之蔽虧凡所以病吾畦者皆無有也又何憊
焉劉子謝之曰異哉子之為也不俯仰於桔槔之勞不坐食於連
筒之逸其學灌也如學道其治圃也如治生推子之言充子之志
以施於天下可也又安在其為隱乎今而後子雖欲隱人將不能
為子隱矣於是子欣欣然抱瓮而起起而歌曰汲江水之澍澍兮
灌吾畦之幽幽彼驕肆以安佚兮曾不知富貴之憂苟時乎其弗
與兮又孰知余志之所求

養氣說

明

陳獻章

余嘗讀孟子至其論浩然之氣章慨然有感於其言涵泳反覆然後撫几而嘆曰孟子亦人大有功於聖門大有功於來學而我獨非人哉人與天地一氣也至大也至剛也至直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孟子豈欺我哉我固有之也我則不知我醺雞也孟子之發我覆也既又取二程子及朱子之書而參觀其說若有牴牾其間徐而思之恐不特句讀文義之差而已也朱子之告其門人曰吾說孟子此章有一言不得於孟子之意者天厭之天厭之若朱子可謂自信矣吾獨恨不得生孟子時以二程之言告孟子而以朱子之不疑扣之也自餘論者雖多吾不敢泛觀焉嗟夫真儒不作天下貿貿乎安所之自孟子以來借門牆而附影響者幾人自二程以來借門牆而附影響者又幾人蘇子瞻未嘗以道

學自名而其言曰是氣也寓於衆常之中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過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貴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斯言也其亦有見乎信邑俞通用中孝友之行化一家好讀書喜為養氣之論時人以是稱之今亡矣厥孫溥攜事狀一帙走白沙謁余銘余為養氣說以告之於戲安得起斯人於泉壤與論孟氏之旨哉

誠說上

清 謝文淳

為學之道豈別有秘要哉實理實心而已實理者何誠是也實心者何誠是也惟聖人之心與理融而為一則謂之至誠而學者每疑誠之為道為甚遠不知誠固人人所自有吾觀今人欲習淹博習辭章習醫卜算數習天文地理一技一能皆知其實心以求必達何獨於學欲化其氣質之偏滌其習染之蔽以復還生人之實

理而乃半就半去以赴之。若合若離以趨之。及其無成則曰天之
限我。聖賢之不可學也。嗚呼。是果至誠之難於學而至然耶。夫人
之心至虛至靈。舉天地間至巨至細至奇至巧至炫赫至幽深至
艱險之事業莫不皆發於至虛至靈之一心。然而心雖虛靈用之
一途則舉用之兼攝則墮。故目雖明也。兼視則昏。耳雖聰也。兼聽
則眩。兼則歧而妄。一則貫而通。故以至虛至靈之物而用之不誠。
其功與未用同。彼無志者無論已。吾獨悲夫。有志為學者之用心
不誠而卒歸於無功也。夫不誠則歧也。妄也。歧與妄之所趨非他。
名耳。利耳。紛華耳。逸欲耳。憂貧且賤。患得與失耳。吾為窺其際。將
盡用之欲。亦覺名義之可畏。而欲盡用之理。則又覺欲之難去。於
是或作或輟。一出一入。隱忍於中。矯飾於外。悠悠支吾於早起之
間。迹似為學。而神明之地。反而自叩。其不異於流俗者幾何哉。蓋

不誠之為禍烈矣。然斯人而遠目之為偽與奸。彼亦有所不甘。蓋其心非不知理之當從。欲之當違。特起於一念不決。遂至因歧而妄。始則欲去欲就。理而憚於力。繼則遷延日久。欲日益熾。而理日益消。終將決防潰隄。與小人同歸。而有所不能。豈不哀哉。陽明子每教人立必為聖人之志。程子以聖人為必可學而已。必欲學而至。學者如知奸偽之可羞。安得不以聖人之學為歸。聖人之學。惟遏絕歧妄之私念。而反之於誠。其實心以求實理。一念專決。萬欲俱隕。如此而飲食夢寐如此。而造次顛沛如此。而生如此而死。獨往獨來。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朱子曰。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不誠之故。古聖賢皆身經得喪於其其間。而後著之書。以立教。豈有欺乎。奈何有志為學。而甘浮沉於奸偽之中。而不知反之於誠也。

誠說下

清謝文潯

或曰實心之未具乃實理之未知故耳子不責人之未明而遽責人以求誠則於自明誠之訓得無違乎子曰明以求誠固也然士生今日規模具於聖賢義理昭於簡策非誠以求明則所謂明者乃聞見之知雖知之於誠何補乎夫誠之為說本於舜典徵於大易會極於中庸而周子程子諸儒又遞詳之誠之義幾無遺蘊矣聰明之士不煩歲月卽可以博綜而明然卒能誠者之少則知非明之難也誠以求明之難也然則以誠求明奈何曰亦具此實心而已矣夫學弗能問弗知思弗得辨弗明而皆曰弗措此非實心以求明何以篤摯周詳如是必實心如是而後可以明必實心所得之明而後可以弗篤弗措以行其明蓋執柯以伐柯而柯乃成則知實心者乃終始貫通之謂也非是何能明亦何以成其誠哉